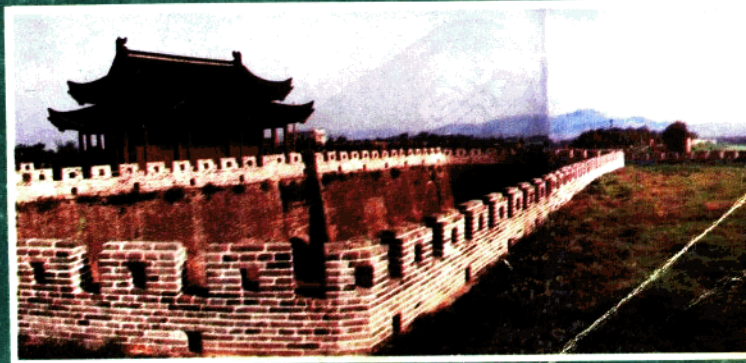


皖西風物志



序 言

经过近三年时间和上百人的辛勤劳动，《皖西风物志》和读者见面了。这是第一本较全面地介绍皖西地区地理风貌、历史沿革、文物古迹、风景名胜、革命遗迹、土特产品、乡风俚俗及民间传说的书。它集知识性、史料性、趣味性于一体，深入浅出，雅俗共赏，有很强的可读性。

皖西是六安地区建置所在地，现辖六安市和六安、寿县、霍邱、金寨、霍山、舒城六县。它东接合肥，南倚天柱，西襟鄂豫，北临长淮。可谓贯江淮而望苏赣，连鄂豫而邻中原。位置险要，地形复杂，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皖西古老而神奇。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它就是华夏族与东夷族融合的枢纽。夏、商、周、秦以后，这种融合日益发展。自春秋末期吴、楚争霸之后，南北之间的兵争战事，多与这块地方有直接的关系，有些时候，则成为主战场。如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即发生在现今的八公山下。鸦片战争以后，太平军、捻军直至辛亥革命，都在这里进行过规模较大的战争和重要活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皖西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革命史上引人瞩目的立夏节起义、六霍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都发生在这块土地上。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南下大别山，重建了大别山根据地，实现了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战略转移。皖西地区，便是这块

根据地的重要区域。

皖西人才辈出，他们在历史上做出了各自的重要贡献。远在新石器时期，我们的祖先皋陶部族就在这带地方繁衍生息。相传皋陶曾为刑官，开始制定法令，为开创奴隶制国家做出了贡献。尔后千百年间，英雄人物，志士名流，则层见迭出。如楚国令尹孙叔敖，西汉诸侯王英布，大教育家文翁，三国名将周瑜，北宋画家李公麟，南宋理学家、诗人吕本中，明代兽医科学家喻本元、喻本亨，清代名臣孙家鼐、吴廷栋、熊本一，现代的朱蕴山、柏文蔚、沈子修以及著名革命家许继慎、舒传贤等。文学界的蒋光慈、韦素园则是中国现代作家中之佼佼者。

皖西风光优美，景色宜人。大别山连绵千里，横贯东西，层峦叠嶂，草木葱茏。六万寨、天堂寨、黄巢尖、金刚台、齐云山、抱儿山、莲花山、白马尖诸峰，风采各异，千姿百态。山上奇峰、怪石、飞瀑、流泉、朝烟暮霭、飞紫流丹，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其中著名风景区天堂寨，主峰海拔1729.13米，为江淮分水岭，山势险峻，风景奇妍，省旅游考察团誉为“不似黄山，胜似黄山”。其东北丘岗湾畈，沃野千里，广袤无垠，是全国、全省商品粮生产重要基地之一。本区水利设施，尤见特色。安丰圩、七门堰、水门圩历史悠久；当代的“横贯皖中、沟通三河”的淠史杭水利工程，更为举世所罕见。佛子岭、梅山、响洪甸、磨子潭和龙河口五大水库如五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皖西大地上。此外，寿县古城、嵩寮泻乳、武陟积雪、西湖龙池、黑石代渡、流波碰眼、龙眠毓秀、汤池温泉等名胜古迹，各标特色，常令游人流连忘返。

皖西资源丰富，土特产品种类繁多。六安瓜片、霍山黄芽、舒城小兰花均为茗中上品，在国内外享有盛誉；龙舒贡席，工艺精美，远销五洲四海；皖西白鹅品种优良，其系列产品已打

入国际市场；霍山石斛、寿县银鱼、霍邱沔虾、舒城生姜、六安大麻、金寨蚕丝等一大批地方特产，均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皖西是华夏文化发祥地之一，民间传说美丽动人，民歌俚曲优美动听，乡风民俗别具风韵。

由于种种历史的、地理的、政治的原因，长期以来，皖西这块土地一直处于较为封闭的状态中，可谓“藏在深闺人未识”。我们编写这本《皖西风物志》，旨在让广大读者进一步认识皖西、了解皖西，为来此旅游者和有志于考察皖西、研究皖西、开发皖西的仁人志士提供服务。

伍 兢 胜

一九八八年八月

目 录

龙河口沉思·····	艾 煜 (1)
霍山情·····	杨美清 (4)
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寿县·····	陈得时 (10)
霍山城·····	书圣 (14)
六安今朝始安定·····	沈晓富 (16)
梅山印象·····	刘家松 (21)
古城霍邱·····	王余九 (23)
龙舒古镇话沧桑·····	宋象乾 (25)
七十二水归正阳·····	李克跃 (29)
历史名镇诸佛庵·····	谢明 余方林 (32)
舒茶小镇·····	昭亮 光升 (34)
山镇毛坦厂·····	雨瑞 炳兰 (37)
晓天天晓·····	宋志发 (39)
沸腾的古镇——叶集·····	赵阳升 王鼎铭 (42)
寿县报恩寺·····	苏希圣 李瑞鹏 (47)
珍珠泉·····	王建国 (50)
风声鹤唳八公山·····	李克跃 (53)
白云庵漫记·····	张书圣 怀才高 (56)
六安双塔·····	万光远 (59)
观山九仙祠记·····	王余九 (64)
庸相岗·····	江 源 (67)
寿县留犊池·····	苏希圣 李瑞鹏 (71)

寿县“门里人”趣谈·····	苏希圣	李瑞鹏 (73)
啊,塔边这不落的彩霞·····	端木嘉荫	(76)
六安名胜——“龙盘石”·····	张威	(77)
龙穴返照·····	许正英	(79)
陟积雪·····	许正英	(82)
复览山散记·····	谢明	(84)
六万寨抒情·····	王伟	余方林 (86)
龙眠毓秀·····	宋志发	(89)
梅山晓烟·····	汤光升	(91)
皋陶与独角兽·····	李广宁	(93)
金刚台·····	绍钧	克炎 英松 科楨 (95)
葛氏祠苏维埃壁画·····	徐宗清	(99)
立夏节起义策源地——穿石庙·····	金寨县志办	(100)
访闻家店·····	莫非	(102)
掇奇揽胜齐头山·····	倪方六	陈在祚 (106)
莲花山一览·····	饶正先	陈人堂 (109)
华岩探微·····	汤光升	(111)
柱突尖散记·····	宋志发	(114)
寿阳烟雨·····	苏希圣	李瑞鹏 (117)
西湖晚照·····	苏希圣	李瑞鹏 (118)
紫金叠翠·····	苏希圣	李瑞鹏 (119)
东津晓月·····	苏希圣	李瑞鹏 (120)
抱儿山游记·····	江光谟	(121)
西湖梦语·····	王余九	(124)
微风拂煦下骆山·····	王国信	(135)
隐入水底的城镇——梅河·····	延声	(140)

避王岩.....	沈晓富 (144)
黄巢尖.....	许正英 (149)
九公耸秀.....	许正英 (151)
嵩寮泻乳.....	黄凌 (154)
小南岳.....	张书圣 (156)
变幻神奇的指封山.....	舒寿仁 (160)
碰眼与龙潭.....	江光谟 (162)
多云山怀古.....	李皓 (168)
五桂峡, 英雄的峡.....	徐德根 余方林 (170)
碧水悠悠千里流.....	刘家松 (172)
仙女台下人工湖——磨子潭.....	张宏雷 (176)
美啊, 佛子岭.....	朱奇荣 (179)
记梅山水库.....	江光谟 (182)
安丰塘古今.....	李克跃 (186)
七门堰水流长.....	乾光 (189)
水门塘今昔谈.....	王国信 (193)
天堂寨.....	京隆 (197)
茶乡话黄芽.....	建华 奇荣 (202)
齐山云雾.....	赵循理 (205)
沔虾银鱼趣谈.....	陈孝思 (207)
席乡飞鸿.....	唐颂 (209)
话说“大救驾”.....	李瑞鹏 (213)
八公山豆腐.....	苏希圣 李瑞鹏 (216)
幽幽麝香岛.....	张宏雷 (218)
白鹅之歌.....	刘家松 (221)
看棕榈老人.....	刘家松 (223)

柿乡见闻.....	唐家苗 (225)
访“舒麻”.....	李景涵 (227)
竹海赞.....	余方林 (230)
叶集草编销五洲.....	王鼎铭 (233)
永安蒲扇进京城.....	李家铭 刘慎之 (235)
鱼鲜心美.....	刘家松 (237)
龟鳖场小记.....	刘家松 (239)
风流大度话周郎.....	宋志发 (241)
舒城民歌谈.....	孙 颀 (244)
皋城自古迷风盛.....	李 平 (247)
送 房.....	陶锦源 (251)
霍邱的龙池.....	陶锦源 (255)
五显神与五显地名.....	延声 衡宝 (258)
圣人山的传说.....	张书圣 (261)
龙河口.....	巩光升 (263)
黑石渡王妃.....	张震亚 (265)
柳树结樱桃.....	刘家松 (268)
大别山上姐妹花.....	舒 馨 (270)
朱元璋在临水的传说.....	陶锦源 (274)
陈玉成寿州误陷图圈.....	方敦寿 (280)
刘铭传轶闻.....	何 超 (283)
雄风犹存“送子关”.....	李 皓 (286)
望母山下的情思.....	桂衡宝 (288)
泗州坟塔记.....	老 怀 (291)
六安早期的庆寿班.....	张 威 (293)
猜拳趣谈.....	曹玉堂 (296)

龙河口沉思

艾 煊

我站在龙河口水库的坝顶上，眼前展开一片浩浩渺渺的碧蓝大湖，湖面上漂浮着一座座墨绿青翠的小岛。

我清醒地知道，此刻我站立的坝顶，原是两座高山的山峰。但置身此境此景中，却又并不感到自己站立处之高，脚下不是山峰尖顶，似乎只是平原地带的一线湖边圩堤。

我的眼光慢慢地移向湖水深处，湖底，沉埋有我幼年的记忆。透过几十公尺深澄澈如镜的湖水，朦胧地看到了我幼时熟悉的事物。

一条急河从两山之间穿过，河两岸夹峙两列陡峭的绝壁，这就是滩危水险的龙河口。我曾乘竹筏从这夹岸陡岩峻岭的两山峡谷飞流而下。五十年的岁月，象龙河口激流样飞速流逝。当年坐在竹筏上抬头落帽、不敢仰视的两岸悬岩，现在已变成了平缓宽阔的水库坝顶。那些徒手尚且难以攀援的一座座山峰，现在已联成了一条可以奔驰汽车的粘土高坝。

高坝下的龙河口，原是晓天河、乌沙河的汇流处。我曾在这两条宽阔的沙河上无数次横渡过。久旱时，卷起裤腿徒步浅涉；洪水猛发时，乘筏搏斗于中流。这是条性格多变的狡河。丽日风静，碧水澄澈，河底光滑的卵石，如雨花石置于清水盆中，颗颗卵石上的花纹，色彩清晰如绘。一旦发蛟，浊流漫溢，淹没河岸，咆哮奔舞，如醉如疯，不可遏止。

梅河镇、乌沙镇，都曾遗有我稚幼的足痕。这两座临水山镇上，青石板铺砌的街道两边，商店里陈放着山区土产：桐油、生漆、苎麻、乌柏、药材、兽皮、油纸伞。为了几百万亩农田的丰收，为了几百万人民的生活幸福，这两座可爱的山镇都已沉入湖底。象那些英勇地自我牺牲，以身殉道的英烈一样。

站在这条高坝顶上，低头可以透视湖底世界，抬眼也可以极目远眺历史的兴递。在淡蓝色漂渺的远山中，有一座景色秀丽的龙眠山，那是宋代书画名家李公麟的偃息之所。龙眠居士有多方面精到的绘画修养，一幅幅人物、战马、佛像，屏风似地挂在那若隐若现的淡蓝色山峰颠上。

回望水库下游，浓绿围合处，有座古周瑜城，此东吴大都督周瑜筑垒练兵之营。周公瑾是位风流英俊帅师数十万的大将军，既有赤壁雄风，又有婉约灵性。“曲有误，周郎顾”，是位精通宫商的音乐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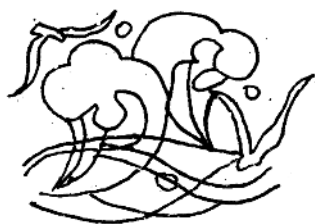
仰望水库上源重重覆覆层层叠叠的遥远山群，那些深坞峡谷中性急快跑的溪流，笑着叫着向龙河口游来，汇聚成一片七亿立方米的山间大湖。

俯看高坝下，闸门开启处，浪花飞溅。湖水挤出闸门，流向七门堰，流向平原圩畈。七门堰，这条称颂了两千年的古龙舒最大的水利灌溉工程，已逐渐湮灭于历史的沙尘中。直到今天方整修一新，使它重又奔流不息，造福舒庐平原万户千村。

七门堰，是汉刘邦侄儿夔谿侯刘信的遗爱。幼时曾于每年早春在校外五里处一个高墩上放风筝。听老师说，这座名曰舒王墩的高丘，就是初汉夔谿侯的墓地。一冢高丘，并无表记，惟方志上载有其人其地其事。

舒城在历史上，比之邻县桐城、安庆、合肥，仅为一小

邑，与人文荟萃之邻邑相比，英爽略逊，然亦不乏周公瑾、李公麟等辈。在这人民群众舒展抱负，振兴中华的新时代，愿故乡故土上培育出更多济世英才，造福社会、造福人民。



霍 山 情

杨美清

由于写著名的东北抗日将领《周保中传》，从北京归途中，顺便作了一次返乡探亲。这是我离开故乡三十七年间，第四次从遥远的云南边陲返乡了。在乡期间，有位同志要我写篇“霍山行”，我写的却是“霍山情”，因为，霍山是我的故乡，我对故乡的感情，倾渭河之水，也难书写的。

在古代，一个远游子返乡省亲，从来就是情与泪；在交通发达、书信迅速的今天，也未尝不是充满感情的。因为，茫茫岁月，沧海桑田，会使人增添无限感慨。记得，儿时我曾读过这样一首诗：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岁月，真象同人捉迷藏那样有意捉弄人，曾几何时，这首诗竟成了对自己的描绘和写照，当我今天重温这诗时，既使我感到亲切，也使我慨叹惆怅。

有人对我说：“你是我们霍山人离开家乡，跑得最远最远的一个。”不知是不是这样的？

我之所以离开家乡，去那遥远的云南边陲，是革命的洪流所驱使，响应党的号召：“解放西南，建设西南”；也有一个

青年人对远方一种烂漫的向往和追求，罗曼蒂克式的。因为，我总觉得祖国的西南边陲，将会是一个神话般的世界，一块令人迷惘的富丽而又神奇的土地。

我没有失望，党的教育使我懂得了，一个革命者不是去叩拜和捕捉那个神奇迷离的世界，时代的任务赋予我的是要去同各族人民一起，将它变为一个繁荣富强的新边疆。三十多年来，我吃惯了边陲甘芳的谷物，饮惯了边陲甜润的清泉，走惯了边陲崎岖的道路，听惯了边陲各族人民嘹亮而又粗犷的歌声，与边疆兄弟民族建立了母子一样的感情，兄弟一样的情谊……

哦，大别山的泥土和清泉育养成长的孩子呀，你是不是由于热爱和迷恋你那长期生活的边陲，而忘却了你那可愛的故乡？就象一只失去良心的山鹰那样，当母鹰把它哺育成长，学会飞翔后，展翅飞去，再也不恋故乡的山林了，早已忘却了养育它的母亲。

不会的，永远不会的，探求一个人的心灵，是要用棒棒和石头方能敲开的，不爱故林的鸟是有的，人却不会，因为人是具有高级感情的动物，万物之灵。

霍山，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县，据史籍记载，早在春秋时就是楚国的一个小城邑，楚汉相争时叫作衡山国，隋朝开皇初年就有霍山县的建制了。我为我的故乡有着这样两千年有记载的历史而感到自豪，我更为我的故乡有着象天柱山、小南岳、指封山、潜台、六万寨、淠河、佛子岭等的名山大川而感到骄傲。古往今来，也不知为多少旅游者向往，也不知有多少骚人墨客，为它写下不朽的诗章。

我是生长在石河之畔的，那时，石河是属于六安县，老人们通常把它叫作“州地”，因为六安明清时叫作六安州。由于

与石河相距甚远，少年时从来没有到过六安。霍山距石河仅四十华里，倒是常去的，故我从小总是把霍山当作故乡的县城。在我六七岁时，一次，我那教过私塾的祖父，领我来霍山，登了小南岳，我对祖父说：

“老爹，这山比指封山还高，大约是天下最高最大的山了。”

“天下比这山高得多着呢。”

“地上为什么会生山呢？”我傻问着。

“我们为什么会生你呢？”祖父反问着。

“大大（母亲）生我的。”

“土地生山的。”

祖父这些回答，我总觉得驴头不对马嘴，也不满足，但却使我回味，给我那幼稚的心灵以深思和遐想。大约我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才知道天下还有比指封山、南岳山更高更大的山，它在我心里出现了一系列的问号，更高的山在哪里？什么样儿？到底有多大有多高？太高了会不会戳破天？天要被戳破会不会象下暴雨那样不停地漏水？还有，母亲生儿子是不是与土地生山一样的道理？

是的，母亲育养儿子，故乡的山水育养儿子。巍巍的大别山，清清的淠河水，世代代，也不知养育了多少优秀儿女，为中华民族的存亡，为中华民族的振兴，抛头颅，洒碧血。我敬仰宋朝末年的民族英雄曹平章，我更敬仰无产阶级革命先驱舒传贤，还有那千千万万在史籍上没有留下名字的英雄。是他们，使得大别山在世界山峰之林，在我们伟大祖国山川之群里更加显得翠绿长青，妖娆妩媚。

人是故乡好，

月是故乡明。

在那有史以来的日月长河里，也不知有着多少思念故乡的不朽诗篇，象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首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更是脍炙人口，童叟皆知。

诗是心灵和感情的私生子。我在一九六四年，也就是在我离开故乡的十七年后，第一次从云南边陲返乡探亲时，感情的波涛，比之石河水、潞河浪尤为猛烈，当时我曾写过这样一首诗：

花山锦水意偏长，
锦水花山在故乡；
明月未妨呼作妹，
青山更可唤为娘；
石河水涌思亲泪，
南岳山牵游子肠；
何日方能归策马，
乐偕邻里话麻桑。

那时的故乡是在从三年“大跃进”的苦难中刚刚得到复苏，那是一种感情。今天的故乡物阜民丰，气象万新，盛世重现，处处都是一片前所未有的新景象，使得我的故乡，变得更加可爱。走前，我写了这样一首诗：

盛世重逢喜欲狂，
笑看故土裹衣香，
四乡瓦屋映红日，
十里新城披绿装；
新政赢来新天地，
旧年除去旧时光，
衡山国里春风暖，
曜日祥光临故乡。

这又是一种新的感情了。

五十年代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说不爱故乡的人，是因为他对故乡的贡献太少，当时，我还以为那是一个伦理的新发现，直到这次回乡探亲，县委、县政府领导和部门同行祝酒时，突然使我语塞脸红了，因为，我发现那话说错了。我，大别山的泥土和雨露育养成长的人，年未及冠，远走边陲，现在故乡的干部和群众，正在为故乡的“四化”尽心流汗，我呢，对故乡的感情却象酒一样浓烈，水一样纯洁。当我从合肥乘汽车向着霍山驰来时，沿途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充满感情的。虽在炎热的夏天正午，车箱里不少人垂头酣睡，而我却是精神百倍，这大约是久居故乡的人，永远不能体会到的一种感情。一位西欧诗人曾有过这样的诗句：

对故土悠长的相思，

会换来见面时的喜悦，

“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

大别山是美的，山美，水也美。我总觉得大别山的水，似乎比别处的水更为清冽、凉润、甜美，喝了大别山的水，就象饮了母亲的乳汁那样，它会永远思念故乡。我更感到大别山的草木，似乎比别处的草木更加清翠宜人，不论你是爬上山巅或是走在山冲，都会有一种绿意在你眼前跳跃，向你扑面而来，它能使人悦目清心，它能陶冶人们的灵性，它能使青年人青春焕发，它能使老年人精神矍铄。

我更感到大别山人智慧、纯朴、善良、勤劳、勇敢，具有一种无比的毅力，对祖国、对民族、对社会、对故乡的献身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灵，它继承着炎黄子孙的传统美德，这种美德又赋予今天的时代精神，就是这种精神在激发着人们为建设自己的故乡进行忘我的创造性的劳动。

时间老人是很吝啬的，并且，对我来说还带有几分残酷。因为，儿时的青山，依然象过去那样碧清而带着欢笑，我先后四次返乡探亲，前后相加，未逾两月，可是，时间老人竟让白发在我两鬓丛生，它警告着我青年已去，壮年已过，象西方人说的，已进入第二生命的岁月了，光阴，果然犹如流水。

在这次返乡中，每当我在清晨之际，徘徊在霍山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老城和新城的街头，耳闻目睹，一派新景象在我眼前呈现时，我就感到时代的飞轮在前进，我似乎听到我的故乡前进的脚步声。我明白，我深深地明白，我身边落下象树叶一样多的日子，也承受了故乡和边陲泥土的育养，阳光和雨露的滋润，可我却象一棵不结果实的树，愧对故乡和边陲的山川，更愧对故乡和边陲的群众。

人是不能改变自然发展规律的，人却可以掌握自然规律，可以不让青春随着岁月消逝而消逝，也可让垂老的生命充满着活力。生命是历史刻下的纪念，岁月留下的影子，人嘛，不论是青年还是老年，脚步总是春天的响导，心灵总是要带着希望的笑脸。

古人说：“东隅已逝，桑榆非晚。”革命者总是要用心底的泉水来浇灌大地上的一切生命，让春蚕吐出细丝，好在黄昏织成金线。我只能以大别山育养而来边疆的人，并把这种精神，献给我的故乡。